

# 乱译、胡译、滥译再探

袁斌业



**提 要:**关于胡译、乱译、滥译,迄今国外有关研究未几,而国内部分相关学者在界定这些术语时欠严缺密、与翻译实践和译文接受实况有牴牾。本文认为,乱译和胡译重叠颇多,辨清甚难,可以把二者合一称之为胡乱译。以下三种情况属于胡乱译:第一,译文违背语言表达规则、错误百出的翻译;第二,违背客观事实、违反科学知识等的翻译;第三,造成严重后果的翻译。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错误百出、质量低劣、违法侵权的翻译就是滥译。同时本文提出用“随译”指称那些偏离原文但不违法乱纪、经历史检验在译入语文化构建中起到积极作用的翻译。

**关键词:**乱译;胡译;滥译;随译;再探

## Uncontrolled Translation, Unrestricted Translation and Indiscriminate Translation Revisited

YUAN Binye

**Abstract:** So far few studies have been made by foreign scholar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ith regard to uncontrolled translation, unrestricted translation and indiscriminate translation. In the current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ver the issues, but they are ill-defined, as they do not correspond with the truth of translation and its recep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uncontrolled translation and unrestricted translation can be combined as huluanyi as it is a tough task to make a clear demarcation line between them. Huluanyi are those translations which are lexically, grammatically and pragmatically incorrect, which go against objective facts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which have incurred serious consequences, and indiscriminate translation refers to those badly, quickly and voluminously produced versions which appear in a short time and those that violate the copyright law. The author suggests a new term *suiyi* to include part of what have been categorized as unrestricted translation, uncontrolled translation and indiscriminate translation by some scholar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Keywords:** uncontrolled traslation; unrestricted translation; indiscriminate translation; suiyi; revisited

## 1. 引言

乱译、胡译、滥译是跨文化交际中常见的语言转换现象。如何界定这三种语言转换现象? 国外学者如 Mona Baker(2004)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第二版)(*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Second Edition)和 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2004)的《翻译学辞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都没有专论这些现象,后者的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稍有触及(Shuttleworth et al., 2004)<sup>197-198</sup>,而我国学者对以上语言转换现象很早就有论及,近年则有较多的研究(吕冀平,2000;方梦之,2004;方梦之,2011;杨晓荣,2008),但其中有些看法还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探究,本文就为此目的而写。

## 2. 关于乱译、胡译、滥译的现有界说

乱译、胡译和滥译应该是与人类翻译活动相伴而生。佛经翻译时期,慧远在《大智论钞序》中所说的“简烦理秽,以详其中,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大致就是针对类似乱译、胡译和滥译而说的。在现代,鲁迅可能是最早明确地提出“乱译”这个概念的学者。在1931年12月发表的《风马牛》一文中,鲁迅把赵景深先生译 the Milky Way 为“牛奶路”称为乱译,在1935年4月发表的《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鲁迅说,“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这是鲁迅针对节译、误译和宁顺而不信的翻译而说的,因此,在鲁迅看来,这些翻译就属于乱译。当代不少学者对“乱译”也进行过程度不同的讨论。杨晓荣(2008)<sup>273</sup>认为,信息传达方面不准确和语言方面不正确的翻译就是乱译、胡译。吕冀平(2000)<sup>240-246</sup>把直接使用外语原词、生造和使用仿音译词等方法的翻译称为乱译。方梦之(2004;2011)的《译学辞典》和《中国译学大辞典》也收录了这三个术语。两本辞典对它们的解释大致相同。在方梦之看来,乱译(uncontrolled translation)是指在个人或小组利益的驱动下,违背译德,无准备地、不求甚解地进行翻译。胡译(unrestricted translation)指的是指不按照原文、随心所欲地进行翻译,或因中外水平低,或因译德、译风有问题,或二者兼有。滥译(indiscriminate translation)有两个方面的含义:(1)一般指对原作不加选择的翻译。本来,翻译作品应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然而由于有的译者态度不够严肃,选择所翻译的作品不慎重,以及某些出版单位的单纯经济观点,迎合社会上部分人的低级趣味等原因,以致翻译出版了一些平庸的、甚至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外国作品;(2)也指乱译。

鲁迅提到的乱译是针对我国当时翻译界存在的随意增删、理解上粗心大意、表达时撇开原文追求通顺流畅的翻译现象而言的,在当时对于遏制这些翻译现象在译坛的泛滥蔓延具有积极意义,杨晓荣提出的乱译胡译是提醒在译途起程的初学者如何避免这样的翻译,这样的告知是完全必要的,是一本翻译教程里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他们所指的乱译胡译这里不加以讨论。下面我们要讨论的是其他学者提到的那种乱译、胡译、滥译。

### 3. 对上述部分论说的剖析

笔者认为,吕冀平教授和方梦之教授提到的乱译、胡译、滥译定义严密性似乎有所欠缺,与翻译实践和译文接受的实际状况扞格。

#### 3.1 直接使用外语原词、生造和使用仿音译词这样的翻译不属于乱译

关于这个问题,10年前,作者曾有专文讨论。当时作者有这样的观点:第一,不可用原则来规范词语的引进;第二,同事同物异译并存可以丰富汉语的表现形式、有利于汉语择优选用;第三,不管是使用生造词、仿音译词等,只要社会大众接受就是合适的翻译,我们不能随意对一时读之拗口、听之逆耳的外来译语斥之为“污染词语”或“乱译、胡译”,否则,民族语言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袁斌业,2002),因此它们不属于乱译。今天,作者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近10年来,使用外语原词、生造和使用仿音译词仍然受到国人的欢迎,毫无显露减弱之势。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只讨论生造词。下面我们讨论几个近年媒体频频出现的政经领域生造专有名词:金砖国家、南锥体共同市场、迷雾四国和金钻11国。

美国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11月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The World Needs Better Economic BRICs*)的报告。2003年10月,该公司也发表了一篇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的全球经济报告。这两份报告所提到的BRICs先是指Brazil、Russia、India、China(2010年12月South Africa加入后包括南非)的英文头字母缩写。由于这个词与英文中的brick(砖)类似,因此,2010年12月之前国内的媒体都把它译为“金砖四国”,后来,为了避免世人特别是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曲解,我国外交部先是将BRICs译为“基础四国”(赵念渝,2010),但后来外交部发言人使用更多的是“金砖国家”,当下我国媒体也是普遍使用后者,而非前者。

还有“南锥体共同市场”这一译语。“南锥体”的英文是Cone South,这是指南美洲大陆的形狀,特别是下半部,呈现一个倒悬的尖尖锥体,指南极,这就是南锥体。在政治经济方面,“南锥体”特别指南美洲大陆南端的几个国家: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加上巴西的南部几州和巴拉圭东南部地区。

1991年3月26日,这四个国家的总统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签署《亚松森条约》(the Treaty of Asuncion),宣布在1994年12月31日建立由4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也称南锥体共同市场。“南锥体共同市场”的英文是 South American Common Market-or MERCOSUR(Mercado Commun de Sur)。

从各种媒体上我们还可以读到“迷雾四国”(MIST)和“金钻11国”(Next-11)。前者是墨西哥(Mexico)、印度尼西亚(Indonesia)、韩国(South Korea)和土耳其(Turkey)的英文首字母,后者则是除上述“迷雾四国”外,还包括孟加拉国、埃及、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越南、伊朗。

以上“金砖四国”“基础四国”“南锥体共同市场”“迷雾四国”和“金钻11国”都是我国译者造出来的词。这是因为,BRICs先是四个后来五个国家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我国译者看到其与英文单词 bricks 类似,就联想到其汉语对应词“砖”,同时他们又联想到黄金市场上的“金砖”,这样,他们先把 BRICs 译为“金砖”,然后用一个总括词译出这几个国家;“迷雾四国”(MIST)也是如此。外交部早期把 BRICs 译为“基础四国”和有媒体把 Next-11 译为“金钻11国”在创造方面走得更远,因为 BRICs 跟“基础”和 Next 跟“金钻”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初期译名“金砖四国”,还是后来外交部的“基础四国”、各媒体的“迷雾四国”和“金钻11国”,其实它们都属于造词。“南锥体共同市场”与其英文也没有完全的对应关系,是按照“共同市场”国家形成的地理形状而创造出来的一个词。

如果按照生造的词都是乱译胡译,那么,以上这几个专有名词也都归属其中之列,但是,它们时下经常出现在我国各种媒体中,甚至出现在我国外交部的正式文件中(赵念渝,2010),这就不可能让我们认同它们是乱译或者胡译了。

有些翻译进来的专有术语或普通词语曾被有关学者斥为乱译胡译,如政经专有术语方面的“欧佩克”(译自 OPEC)、“首席执行官”(译自 CEO),等。陈忠诚等(2000)曾经批评说,“欧佩克”的翻译是一种多数人无法理解、令人莫名其妙、违反译事客观规律的“倒退”;周学艺(2000)指出,CEO(Chief-Executive Officer)被国内媒体普遍译为“首席执行官”,公司哪来的“官”呢?其实是大公司的“总裁”或“总经理”。普通词语方面的有“声称对……负责”(译自 claim responsibility for)、“软币”(译自 soft money)、“描写”(如“对翻译程序和方法进行客观的科学的描写”,其中的“描写”译自 describe),等等。张经浩(1996)认为,以上几个词语的汉译是一种“不求甚解”“用词不当”“生吞活剥”的死译。从张先生全文的讨论看,他所说的“死译”其实就是指乱译或胡译。以上学者们的分析和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它们现在已在国人中广泛使用,谁还会把它们当作乱译或胡译?

### 3.2 “在个人或小组利益的驱动下”的翻译不一定是乱译

“在个人或小组利益的驱动下”的翻译不一定是乱译。只要这种翻译不违法犯纪,不偏离译德,能激起我国读者对外国文化的兴趣,不同程度上有助于他们了解异国文化甚至本国语言文化,它就不是乱译。严复、林纾等20世纪初期翻译家的翻译与他

们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有不同程度的关系。这里我们仅以林纾的翻译为例。林纾后期的翻译被钱钟书认为是“造币厂”(钱钟书,1964),换言之,林纾后期的翻译完全是在个人或合作者的利益驱动下而为之,尽管林纾与其合作者的翻译受部分学者所诟病,但受到多数读者的喜爱,其中就包括钱钟书先生。他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有味地阅览。”(钱钟书,1964)郭沫若(1997)在谈到少年时期的读物时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 Haggard 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我国现代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翻译家周作人(2002)在谈到自己学习国文时说,林译小说“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我的国文都是看小说来的”。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的由沈雁冰校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就是供中学生作课外“国文”读本用的(张俊才,2007)。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施蛰存(1990)在谈到文学翻译的影响时说:“传统的知识分子,看小说书一般都在青少年时期,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林译小说)文体既不是唐人传奇,内容又不同于《红楼梦》,于是,他们对小说另眼相看,促成了文学观念的一大转变。”产生如此广泛影响的林纾翻译是乱译吗?

### 3.3 “违背译德,无准备地、不求甚解地进行翻译”不好界定

首先,“违背译德”不好界定。方梦之(2011)在《中国译学大辞典》中对“译德”的解释是“翻译道德或译者的职业道德,体现在志趣、责任感和品德三个方面:(1)对所从事事业的志向和兴趣往往表现出译者的使命感,译者的选题方向应有利于人民,有益于社会、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译者应是世界文明种子的播种者,而不是精神鸦片的贩卖者,译者应当树立高尚的选才志向,摆正个人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2)‘以译者所负的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其有真正译家的资格。’;(3)译者的品德须是高尚的,不能为私利而做出有损国格、人格的事情;在外国友人和商人面前要自尊、自重、自爱;不能文过饰非,推卸责任;译者应通过出色的工作来促进中外双方的真诚合作。”方教授这里所说的完全正确,但是,如果要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才能称为“有译德”,恐怕在翻译实践中很难找出具有这样“译德”的译者。严复作为一个译者的使命感估计不会有人怀疑,他的选题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不会有人质疑,但他没有对原著者负责,他和出版商因为译作的版权问题而发生纠纷(皮后锋,2003)<sup>323</sup>。他在翻译《法意》过程中还故意地把“人类的法律”译成“王制之法典”、以“拂箴”译“法兰克族”,有时以“景教”译“基督教”等(皮后锋,2003)<sup>348</sup>。林纾把英国小说家葛哈德(Henry Rider Haggard)的

小说 *Montezum's Daughter* 译为《英孝子火山报仇记》，把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 *Old Curiosity Shop* 译为《孝女耐儿传》，英国人在家庭成员关系中并不讲究什么“孝”，这是林纾凭着自己的喜好添加。我们能据此就说严复林纾没有译德吗？显然不能。

其次是“无准备地、不求甚解地进行翻译”不好界定。我们通常是通过译者的译文来判断他(她)是否做好充分的译前准备和充分地理解原文。但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判断译者是否做好充分的译前准备和表达前的充分理解。众所周知的是，林纾在翻译之前，缺少必要的语言准备和其他方面知识准备和心理准备，译程中有大量的误译、篡改、删减等，如 *David Copperfield* 第一章描写来家里接生的医生，原文用了近 130 个字描写医生的性格，生动富有情感，而林纾只用“医生平惋不忤人亦不叱狗”这十一个字将其概括出来。林纾的另一个译本《魔侠传》(即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在内容上仅仅是原文的三分之一，还有他那些眼花缭乱的译名，这些能算是乱译吗？如果说这只是百多年前的翻译，其实今天也有类似的翻译，以现在的影视片名翻译为例。时下很多影视剧名的翻译让人眼花缭乱。把 *Singing in the Rain*、*Anna Karenina*、*The Quiet Man* 分别译为《雨中曲》《安娜·卡列尼娜》《沉静的人》就是很好的译名。但有人将它们分别译为《万花嬉春》《浮生一世情》《蓬门今始为君开》。我们如何判断后一种翻译？我们能说译者“无准备地、不求甚解”地进行翻译吗？肯定不能。这些译名是译者经过对影片内容的斟酌、观众的喜好和译者需要达到目的的综合考虑后才给出的译名。

### 3.4 对“滥译”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方教授关于滥译的定义有两方面的内容，因为其第二方面的内容就是指乱译，所以我们这里只讨论其第一方面的内容。在方教授看来，翻译低级趣味、内容平庸，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作品就是滥译，至于哪些作品属于“低级趣味、内容平庸，毒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方教授没有提到，我想应该是指那些描写色情、凶杀的作品。对于充满凶杀场面的作品，我们比较好判断，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译者不去碰它或者有关部门禁止翻译出版就是了。但对有色情描写的译作，则应当具体分析。首先，一部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评价，在褒评的时期，翻译该作品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选择，而在贬评时期，翻译该作品就是滥译，或者选择不慎重。英国作家 D. H. 劳伦斯的 *Lady Chatterley's Lover* 充满大量的色情描写，有些描写还相当露骨，1928 年出版后在英国、美国、日本一直被认为是一部“腐化读者心灵”的淫书，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它的经典作品地位才慢慢得到确认。如果中国译者在改革开放以前翻译该作品，肯定会被认为“态度不够严肃，选择所翻译的作品不慎重，以及出版单位的单纯经济观点”，但现在翻译该作品不会受到如此的指责，不会被认为是滥译；其次，任何包含有这方面描写的作品，无论描写是详是略，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对此责任不在译者，而在于相关部门的监管是否到位；最后，“迎合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的低级趣味”不好判断。如对 D. H. 劳伦斯小说中的性描写，有人会认为这对于准确把握、深刻理解劳伦斯小说中的性主题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而有人可能只会从感官愉悦的角度去欣赏这些

描写,正如鲁迅在划分《红楼梦》的读者群体时所指出的那样,“单是命题,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2014)。所以,关键是从什么视角看待这样的描写。对何为滥译,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4. 三概念的重新厘定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我国现阶段对乱译、胡译、滥译的界定周密度有缺,漏洞颇多,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厘定这些概念。

### 4.1 乱译和胡译的重命名、重新定义及其表现

从以上方教授的定义看,乱译和胡译难以严格区分,我们可用胡乱译来统称那些类型的翻译。

“胡、乱”在汉语里是贬义词,与动词搭配使用,表示可以带来消极甚至有害结果的行为。在翻译中,任何偏离原文的翻译都不能确保两种文化进行真实充分的对话交流,所以,把违背原文的翻译看作消极有害的翻译并没有错,但这种消极有害有程度之分,范围之别。损害程度一般、局部的仅仅是造成文化误读的翻译可以排除在胡乱译之外,而那些损害程度严重、造害广泛的翻译可以归入胡乱译。笔者认为以下三种情形可以归入胡乱译之列。

第一,才疏胆大,导致译文违背语言表达规则、拼写、标点等方面错误百出的翻译就是胡乱译。这里的“才”是指必要的语言素养、跨文化交际素养等方面的知识。有这些方面的欠缺,但却大胆操刀上阵。商正(1995)曾就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中英文宣传册上的拼写、标点、语法错误提出批评,这种胡乱译目前在企业、政府机关的对外宣传手册中非常普遍。广西桂林某旅游企业向中外游客散发印有下列中英文介绍的旅游宣传册:

龙胜旅游总公司(旅行社)是龙胜经营旅游的企业,拥有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有英、日、粤、国语等语言导游,经营温泉、龙脊梯田、花平原始森林探险、南山牧场狩猎及瑶、侗、壮、苗民族风情游览,同时承办会议及各种专业旅游,实行宾馆、用车一条龙服务。服务上乘的温泉宾馆内设餐厅、商场、停车场、卡拉OK歌舞厅、录像厅、桑拿按摩,有高档(鸳鸯池、彩电、席梦思)及中档床位(带卫生间)、沐浴温泉、一流享受,舒适、方便。另有龙胜特产销售,如香菇、木耳、猕猴桃,多种野味及有特效功能的罗蓝茶、蕨菜等。

#### THE TOURISM IN LONG SHENG

Longsheng Travel Service is a unique enterprice who mangage the tour.  
Our company with well-trained managerial personnel and tour guides

speaking English Japanese and cantonese dialect. It's manage the tour include the Hot Spring, LongJi terrace, Huaping primeval forest exploring, NanShan grazing hand hunting, Yao、Dong、Zhuang、Miao national cunstoms and difference profesion tour. In Hot Spring hotel. It has karapke dinning-room, shopping store, bus stop, dancing hall, vidio hall and massage.

Local specialties are many in Longsheng: mashroom, bamboo shot, LuoLan tea, pteridophyte, Yangtao etc. (以上原文用词、译文中的单词拼写、标点符号、措辞、句子结构均按照原样录自该手册)

以上译文中的错误对专业人士来说一目了然。

第二,违背客观事实、违反科学知识等的翻译就是胡乱译。前者的例子如几年前流传甚广的译 Menciu 为“门修斯”、译 Chiang Kai-shek 为“常凯申”。以下两例也是与客观历史事实相逆的胡乱译。

商正(1995)提到,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那本宣传册的译者把“春秋末年”译为“in the late Cun Qiu Dynasty(476 B. C.)”;把“吴王夫差在此冶铜铸剑”译为“Wu Wang Fu used to smelt copper and make sabre here”;把“六朝古都南京”译为“the ancient capital of Liu Dynasty”;把“电视剧《唐明皇》”译为“TV film King of Tang Ming Dynasty”。

美国专门研究名作家传记的历史学者肯尼思·S. 林恩(Kenneth Schuyler Lynn, 1923—2001)在他的 *Hemingway* 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In the wake of his mother's death some thirty-six years later, Hemingway turned back to the adventure of the blue heron and tried to write a novel about it.”有译者把它译为“在他母亲去世 36 年之后,海明威又想起了那次苍鹭历险奇遇,并试图写一部小说。”外国文学专家杨恒达(1998)指出,这句话译文违背历史事实,句子开头的介词短语准确的意思应该是“随着大约 36 年以后他母亲的去世”。

违反科学知识等的胡乱译相当多。如有学者指出,把“Most call-box in London are on the STD system, which is now being extended to all parts of Britain”译为“伦敦的大多数电话亭装的是 STD 系统,这一系统目前正向全英国各地推广开来”是缺乏电话装置系统知识而导致的误译(李绍选,1998)。笔者认为,误译有可接受的误译和不可接受的误译,该译背离科学知识属于后者,所以,准确地说,该译应该是胡乱译,其正确的译文应该是“伦敦的大部分电话间都与用户的直拨长途系统联机,而该系统正向英国各地延伸开来。”

第三,造成严重后果的翻译就是胡乱译。经济活动中由于胡乱译而导致的赔偿官司时常见诸各媒体。以下两桩官司都发生在我国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一桩,2009 年,商人马木提与朋友在巴基斯坦投资做矿产开发生意。2009 年 12 月,他从当地矿产部门得到一份矿产开发报告。由于不是专业人员,无法确定矿产的投资价值,他将这份资料交给了某翻译事务所,要求翻译成中文。半个多月后,翻译工作完成。译文写明,该矿中



金含量达到 0.2%。也就是说,在一吨石头中,黄金含量就达到两千克。为了进一步探明矿产的投资价值,马木提自费邀请几家有投资意向的公司负责人,前往巴基斯坦考察。到现场后才得知,矿中 0.2%的含量不是黄金而白银。原来,在化学元素符号中 Ag 代表银,Au 代表金。译者错将 Ag 翻译成了黄金。法院审理认为,翻译对铜矿报告中至关重要的化学元素符号翻译错误,导致投资决策的重大失误。对于造成的损失,翻译方应承担 60%的赔偿责任,赔偿马木提 6.8 万余元(<http://www.law-lib.com>,2010-10-22)。第二桩是乌鲁木齐市西北富来工贸有限公司为拓展业务,将公司的企业简介、产品范围等中文文字内容,交乌鲁木齐市某翻译公司进行英文、俄文翻译。翻译公司的译者在将西北富来公司的宣传材料译成英文和俄文时,将公司名称中的“富来”,俄文翻译为“来富”(音译),公司地址内容本是“金濠大酒店”,英文翻译为 Mianma Hotel(音译为“棉麻酒店”)。接到这样的译文,西北富来公司不得不取消原有的宣传计划,将某翻译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除退还已付的翻译费外,并索赔 3 万余元的经济损失及名誉损失费。

以下翻译所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

原文:株洲玻璃厂是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行安装的第一个综合性大型玻璃企业。具有年产平板玻璃 260 万箱,压延玻璃 350 万 M<sup>2</sup>、钢化玻璃 10 万 M<sup>2</sup>,玻璃纤维及制品 2000 吨,中碱玻璃球 5200 吨的生产能力。

译文:As a national large size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of glass, the equipments of which is self-designed self-manufactured and self-equipped, capable of yearly producing 2,600,000 boxes of flat glass, 350,000M<sup>2</sup> of roll glass, 600,000 M<sup>2</sup> of toughtered glass, 2,000 tons of fibre glass and its products, 5,200 tons of medium-alikealine glass balls. (李际平,1996)(以上原文和译文用词和标点照录)

以上翻译除了语法方面的错误,更为严重的是原文数量与译文数量的严重不符,是典型的胡乱译,其后果的严重性不难想象。

## 4.2 滥译的重新定义

对于滥译,我们可以将之定义为:短时间内生产出大量错误百出、低质量文本的翻译,或通过改动已有译文的个别措辞表达、侵犯已有译作版权的翻译就是滥译。据《深圳商报》2003 年 9 月 20 日报道,有译者在已有译文中每页改动 10 个字,3 个月内生产出 100 多部世界名著。近年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一个名叫龙婧的译者四年内翻译了 23 本作品,内容涉及文史哲政治经济等领域,另一位叫李斯的译者翻译出版了涉及 12 种外语总共 26 部作品的《诺贝尔文学奖文集》,这些都是典型的滥译。

### 4.3 关于胡乱译和滥译中的积极成分

对那些偏离原文但不违法乱纪的翻译、那些被斥为“乱译”“胡译”“滥译”但经历史检验有积极作用的翻译,我们有必要另找一个概括性比较强的术语来概括它们。用什么术语呢?笔者认为,“随译”可当此任。

“随”在汉语里的意思之一是“依顺、依从、依据”,即依据译者当时的所思所想进行翻译,它不一定是贬义词,与动词搭配使用有时可以表示积极的结果。类似于严复、林纾那样的翻译,无论它们与原文有多么大的差距,只要它们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中产生积极的影响,就不能斥之为胡乱译或滥译。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很多胡乱译和滥译都会在译语环境中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但是,如果这些翻译是违法犯章的结果,那么,它们也属于胡乱译和滥译之列。

## 5. 结束语

关于乱译、胡译、滥译,国外有关学者迄今研究不多,而国内部分相关学者在界定这些术语时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本文提出可以把乱译、胡译合称为胡乱译,对其进行了重新定义,并指出它们具体表现,另外,也重新定义了滥译,并提出用“随译”这个术语指称那些偏离原文但不违法乱纪、经历史检验起到积极作用的翻译。明确区分这些关键术语,是我国翻译学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于完善我国译学术语体系,尽早形成含义清晰明确的译学术语系统有积极意义。关于胡乱译、随译,还有其他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如胡乱译、随译还有哪些具体表现,胡乱译、随译有哪些具体的积极作用,判断胡乱译和滥译中的积极成分有哪些标准,中西方译坛中胡乱译、滥译有哪些异同点,等等。冀望我国译坛有更多相关研究成果出现。

### 参考文献:

- 陈忠诚,吴幼娟,2000. 词语翻译丛谈续编[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76.
- 方梦之,2004. 译学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方梦之,2011. 中国译学大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91.
- 郭沫若,1997. 我的童年[M]//郭沫若选集编辑委员会编. 郭沫若选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97-98.
- 李际平,1996. 对外翻译应严肃认真、力求准确:谈《湖南科技》的部分英译问题[J]. 中国翻译(3):20-23,37.
- 李绍选,1998. 浅谈翻译中的误译[J]. 中国翻译(4):23-25.
- 鲁迅,2014. 鲁迅文集:杂文集下[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吕冀平,2000. 当前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皮后锋,2003. 严复大传[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钱钟书,1964. 林纾的翻译[M]//文学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 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29.
- 商正,1995. 是翻译还是乱译[J]. 中国翻译(4):25-27.
- 施蛰存,1990.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杨恒达,1998. 翻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读任晓晋等译《海明威》有感[J]. 中国翻译(3):55-58.
- 杨晓荣,2008. 汉英翻译基础教程[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袁斌业,2002. OPEC 音译名称和零翻译缩略语的广泛接受对引进外来语的启示[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7-100.
- 张经浩,1996. 不能提倡这种译法:也从 responsibility 的汉译谈起[J]. 中国翻译(2):47-48.
- 张俊才,2007. 林纾评传[M]. 北京:中华书局:98.
- 赵念,2010. 从“金砖四国”看政治翻译[N]. 社会科学报,01-21.
- 周学艺,2000. 新闻媒体误译举隅[J]. 中国翻译(4):55-56.
- 周作人,2002. 我学国文的经验[M]//周作人. 知堂文集.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0-11.
- BAKER M, SALDANHA G, 2008.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SHUTTLEWORTH M, COWIE M, 1997.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作者简介:

袁斌业,男,1962年6月生,广西平南人,博士,广东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